

## 故乡的夏

曾平汪

忙完了田里的农活忙山上。家乡人多地少，农田的稻谷完成征购任务后，口粮严重不足，山园里的番薯倒成了主粮。初夏时节，山路上热闹起来了，挑土肥（禾草烧薰过的泥土）的队伍上下往返，接踵摩肩，劳动的号子前呼后应。基肥挑足后，开始整理山园，然后播下番薯藤苗，这已是端午前后了。

端午是个影响深远的节日，家家户户用箬叶裹粽，有肉粽、枣粽、米粽、豆（蚕豆或豌豆）粽。先用稻草灰淋出来的汤浸泡糯米，然后将糯米裹成四角匀称的粽子，绑在撕成一条条的棕树叶子上，放在锅里煮。

端午这一天，人们一大早就将艾蒿和菖蒲扎成一束悬在门楣和布帐上，又在屋子内外阴湿的角落撒石灰、洒雄黄酒。中午时分，人们将马鞭草、过路蜈蚣（黄毛耳草）、金银花藤、五斤草（车前子）、铜板草等“午时草”煎汤供家人洗浴。小孩子洗完头，大人们在他们的手心、脚心、额头抹上雄黄酒。端午节还吃鸡蛋和鸭蛋，吃鸭蛋是不怕淋雨。

“五月时节闹纷纷，江边打鼓划龙船……”但自我们懂事起，老家已不见端午划龙舟了。端午还有“送节”礼俗，给外婆家送，礼物大都是大黄鱼或黄鱼鲞，还有粽子。旧时家有丧事者，当年端午不裹粽，都是至亲给他家送粽子，大概是慰劳守孝者吧，故称“孝粽”。

端午过后，天气确实实热了。田里的稻子已由青变黄。尽管天气热，稻子成熟也快，可农家仍是望眼欲穿，因为青黄不接之期，他们的粮仓早已告罄，困难时期，又缺钱买粮，人们睡中都梦见香喷喷的新米饭。大叔们每天都站在田头，用牙齿嗑那谷粒，探讨着开镰的时间。

早稻登场时，老家有“尝新”的习俗，吃新米饭前，先在天井里摆上供桌，奉上新米饭和鸡鸭鱼肉等珍馐，点上香烛，祭祀天地神明和祖先，然后将祭过的新米饭倒进锅里拌匀，全家人一起享用。新米

饭吃起来确实很香，新米粥更香。但当年的农家多有拿新米和吃“皇粮”的人家换陈米的事，这是因为陈米煮熟后饭多，而新米煮的饭少。

夏收夏种简称“双夏”“双抢”，是农家最忙的季节。为了支援双夏，学校也放了农忙假。农忙时，男人在田里收割，女人在家晒谷，稍大点的孩子也被差遣到田里割稻挣工分。

双夏时节，田间有收割的，有挑肥的，也有犁地和插秧的，而大院子里则是另一番景象：大妈、大婶们有的在竹篾上晒谷筛谷子，有的在通风的大门口扬谷子，或利用风鼓煽谷子。都说六月天孩子面，几声闷雷过后，风云突变，原来还是赤日炎炎的大晴天，突然之间风起云涌，天上乌云翻滚，地上尘土飞扬，一时间天昏地暗，先是豆大的雨滴“噼噼啪啪”落地有声，紧接着，雨幕自远而近，漫山遍野，大雨瓢泼而下。暴雨来时，整个田间到处是呼叫奔跑的人们，那情景酷似电影里逃避空袭的难民。而此时，院子里的农妇们在抢收那尚未晒干的谷子，也像电影里“鬼子进村”的模样，一片慌乱。雷阵雨大都在午后，雨过天晴，碧空如洗，天朗气清，苍山斜阳，时见彩虹似练，挂在山前，待到彩虹消逝，已近黄昏，炊烟袅袅，薄暮中的村舍又在点点的灯火中逐渐朦胧起来了。

夏夜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，洗去了一身的劳累之后，赤着身子躺在院子里的竹床或躺椅上，仰望天上的星月，倾听夏虫的鸣叫，摇着蒲扇，优哉游哉的，暂时忘记了烦恼，天南地北，佚事趣闻，乱侃一通，待“地气”转凉后，便带着几分满足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

夏日晒谷场上，老鹰抓小鸡不失为一道风景。小鸡出壳不久，走路蹒跚，老鹰在空中盘旋，丝毫不顾及地面上人们的吆喝和母鸡的虎视，瞅准时机，一个俯冲……待人们回过神来，老鹰已抓了小鸡返回空中，扬长而去，空留下母鸡的诅咒和人们的惊呼。

把夏收夏种简称为“双抢”，一来是收获和播种同时进行，时间

紧；二来在台风期里抢收早稻，无异于从台风“虎口”夺粮。台风季节多雷阵雨，地表水分早已饱和，雨量稍大，下的时间稍长，溪流立刻暴涨，加上家乡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一遇涨潮，一场洪水在家乡平原上肆虐在所难免。洪水漫出江面，迅速上涨，人们翻箱倒柜，凡不能浸水和吃喝拉撒的东西全都要往楼上搬，还要赶牛逮猪，擒鸡捉鸭，一时间鸡飞狗叫。

洪水常常两三天后才退去，未收割的早稻或被台风刮得脱粒，或被洪水泡得发芽，还有不少农作物被淹死。水退后，给大地留下一层厚厚的污泥，庄稼被刮得东歪西斜，农人叫苦不迭。我所知道的半个多世纪以来，老家每年刮台风、满大水数次，乡亲们深为水患侵扰。近几年，鳌江干流水头段防洪治理就在老家小南，弯曲的江道被拉直，江面被拓宽，但愿家乡今后水患能永绝。

农历五月初，天气阴晦，农历六月初，天气炎热，故家乡有“五月初一，一滴水一尾虫；六月初一，一滴水一锭金”的谚语。六月六，称为“洗晒节”，很多地方有洗涤和晒物的习俗。老家虽不称洗晒节，然有晒物的传统，经过黄梅天，藏在箱底的衣物容易发霉，取出来晒一晒。传说这一天晒衣不蛀，曝书不蠹。

晚稻返青后，田里的水也由浊变清。那时的每天早晨，我们都赶在天亮后的第一时间去稻田找田螺，一个早晨下来，常能找到好几斤又肥又大的田螺。傍晚也可以找，但比早晨少。中午田水太烫，田螺早已深藏泥下，而很多田鱼和泥鳅都被烫死了，家有小孩的都出动，冒着酷暑去捞这些死鱼和在热水中挣扎的鱼鳅，一个夏季下来，多的人可以捞到几十斤，人们将其煮熟晒干，吃时用姜酒炒，是一道上等佳肴，非贵客上门舍不得炒鱼鳅干下酒。当年田间不喷酒农药，晚稻收割后，人们可以在田里挖鱼鳅，找田螺，犁田时也会捡到泥鳅，所以耕田人身上都系着鱼篓子，如今，这道风景估计已经消绝。

## 五月枇杷挂满枝

应颂朗

在我的记忆中，老家后门的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枇杷树，树干粗壮，枝繁叶茂。每当春末夏初，阳光开始变得温暖，微风中夹杂着丝丝暖意时，枇杷树上就会挂满金黄色的果实，犹如一盏盏金色的小灯笼，照亮我童年的一个又一个夏天。

那时的我，总是期待夏天的到来。微风拂过，枇杷叶轻轻摇曳，带着一丝丝清新的香味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绿叶丛中，粒粒饱满、色泽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，让人垂涎欲滴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那些果实更显得晶莹剔透，散发出诱人的光泽。它们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每一颗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站在树下，抬头仰望，总会被那满树金黄的果实所震撼。它们不

仅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，更让我感受到大自然的慷慨与恩赐。这一刻，我深深地被丰收的喜悦所陶醉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诗意和梦幻色彩的童话世界。

五月枇杷挂满枝。每年枇杷成熟时，奶奶总会叫和我一起摘枇杷。奶奶借着梯子爬上去，小心翼翼地摘下那些熟透了的果实。而我则站在树下，用期盼的眼神仰望着奶奶手中的枇杷。它们仿佛每一颗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当我接过枇杷时，总是小心翼翼地挑选那些个大、熟透的果实，在手心里，感受那沉甸甸的分量。那种满足感，仿佛整个夏天都被我掂在了手心里。

人间金果甜亦香。摘下来的枇杷，我们会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剥去外皮，咬上一口，甜甜的汁液就在口中四溢开来，酸酸甜甜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我一边吃着枇杷，一边在院子里玩耍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我还会把枇杷分享给家人和小伙伴们。每当我拿出枇杷时，他们总是露出惊喜的表情，仿佛也尝到了夏天的味道。那种分享的快乐，让我更加珍惜与枇杷相伴的时光。

奶奶还会用枇杷做成果酱或者枇杷蜜。每当冬天来临，屋里就会弥漫着枇杷蜜的清香。闻着这香气，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里，我也能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。

斗转星移，流云阅春秋。如今，我已步入中年，早已离开了那个充满枇杷香味的院子，但是每次看到枇杷挂满枝头，便会想起童年与枇杷相伴的日子，心中总是充满温馨和甜蜜。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就像枇杷一样，永远驻留在我的心中。

郑荣健/文 施伟娟/图

汽车行驶在昆水公路上，绵延起伏的群山迅速向后退隐。你或许觉得单调，或许觉得困乏；或许会想，这样葱绿的山野缺点什么；或许正沉浸在自己驾驶的专注里。山风拂过脸庞，猛然之间，我看见前面远远的山腰上一点白、一簇白、一片白。我的情绪注入了兴奋之元素。我想，看到这样的景象，每个人都会惊叹一声。

春末夏初，桐花灿烂。进入5月后，公路两旁的桐花既明亮了山野，又滋养了人们的眼。山腰、山脊、山坳、山谷，高低参差处，均可见盛放的桐花，簇簇丛丛，披雪落雪。

车辆随着山形行进，一道弯来一道景。那是山万重花千树，目光随它千百度；那是千层万叠花如海，不问暗香纷飞处；那是轻纱薄雾飘渺妩媚，日照其上洁白耀目。

桐花，一般指油桐花。油桐属于大戟科乔木，花势壮观，颇具一种元气淋漓、朴野酣畅之美。孟夏时节，随着阵阵清风，空中、大地上便飘起雪白的花雨，宛若天降雪花一般，因此人们又叫它为“五月雪”。

在漫山的新绿里，一树树桐花开得热烈。它们正抖擞精神，一朵开落，一朵跟上，花瓣未落，花蕾已出，前仆后继。它们以烟花绽放的姿态，依次展开应有的笑颜。



它好像知道，桃李山花开尽，就轮到它登场了。观赏桐花，以光线明亮为佳。此时艳阳之下，绿色虽被冲淡，山绿的背景也被叠放在第二层次，桐花的洁白却被无限放大。光线逐渐加强，桐花幻化成了孟夏的一抹鲜艳，极具观赏性和文学性。

桐花在清明时节应时而开，是春夏交替之际的重要物候。古往今来，不乏钟爱桐花、吟咏桐花者。耿漳《春日洪州即事》云：“钟陵春日好，春水满南塘。竹宇分朱阁，桐花间绿杨。”陈允平《渡江云·寿蔡泉使》云：“桐花寒食近，青门紫陌，不禁绿杨烟。”吴泳《送陈和仲常博傅嘉禾》云：“柳色媚别驾，桐花夹行舟。”

上文这几首诗中提到的桐花倾向于它的“自然属性”。我更喜欢的中唐时期元稹、白居易的酬唱、吟咏之作。“感尔桐花意，闲怨查难禁。”“草木坚强物，所禀固难夺。”诗人提升了桐花的品格，赋予了桐花“社会属性”。

席慕容在她的《桐花》里写道：“五月的山峦终于动容，将我无限温柔地拥入怀中。我所渴盼的时刻终于来临，却发现，在他怀里，在幽深的林间，桐花一面盛开如锦，一面不停纷纷飘落。”山与花，与我共生，物与我，物我交融，表达得甚是入情入味！

是桐花选择了山林，还是山林包容了桐花，油桐树凭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在山脊的角角落落扎根成长，占据山林一隅之地，在属于它们璀璨的日子里，卯足力量绽放。这绿色映衬中的圣洁，只被经过昆水公路的人看见。



## 桐花迷人眼





